

【馨香一瓣】

圆楼

□李涌钢

用二百多年的骨髓灌装
做你风水的肉体
用世代随地捡拾的泥土夯屋
做你不弯的脊梁

追溯祖籍身份
你的根在漳州我们的脚下
一个点化而来的神话
总计略圆略方八百幢
连接你的脉搏呈规律地跳动
没有佝偻的迹象
可见可触可感的精神世界里
仍然见到你佼佼的面容

身着古越女简裙整装上舞台
狂欢漫舞飞快旋转
似乎是凝固了的乐章和舞蹈
那一页漫长而沉重的繁衍
整整看了二十六代子孙

穿越你虚实相间的闺房
深邃而幽远
我依稀地走上后台
窥见你朦胧和宁静的感觉
藏而不张扬

轻裾揭开你具威具柔的面纱
小桥楼阁翠竹村舍点缀
左邻右舍无大小主次尊卑
是藏匿你的一个个单元开间
羞于出嫁

等待悠远漫长的时间媒人
背着一篓子的宗族观念
来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已经老了
一万多人的宗亲
已经和睦相处勤俭持家

集体平等创造一个神奇的地理
几番月圆月缺
你却精构出圆月如盘大家子
不亏一方不缺一角
描绘九世同居孝敬老人
宣扬第一家浴血沙场为国平叛
令后人瞻仰

漂洋过海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思乡之情
溢于言表
谆谆教诲我们的每一个人
在你的面前沉思
深怕惊醒庇护子孙的每一个愿望

忆老妈

□徐秋发

望着新落成不久的老家
我想起了你——
我那摇晃蹒跚还来不及住进新家的老妈
一年零六天没听到你絮叨的话
袅袅炊烟中我静静地看着晚霞

不知此时此刻的你啊
是在海角还是在天涯
再也见不到反复温热着隔夜菜的老妈
再也看不到你那蓬松苍白的头发
再也吃不到你养 你杀 你用柴火慢慢炖的大公鸡

老爸痴痴的眼里
你也许永远都是年轻时的芳华
还有你那曾经身軀的挺拔
自你默默离开以后
老爸常常呆呆地发愣

年轻时我总想离开家
幻想傻傻地走遍天涯
如今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唠唠嗑 斗斗嘴 说说话

在你的终点来不及和你说再见
离别就在那瞬间刹那
那瞬间 那刹那
你闭着眼 一口喘不过气
从此我就像离开了藤条的瓜

寂靜如水的夜晚
叫我如何不想她
漫漫长空中找不到你的影子
我悄悄拭去眼角的泪花

狮头山顶的星星在闪烁
好像也在眨着泪花
迢迢天国里的老妈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川平虹桥跨碧水

庄 宏 摄于金峰廊桥



【吾乡吾土】

夏 收

□江燕鸿

那一年,我有幸目睹了一场夏收,一种从心底最深处透出来的震撼,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那时候我刚上一年级吧,暑假里跟着大人到乡下走亲戚,美其名曰“吃荔枝”。那时候吃荔枝对我来说绝对是一桩大事,所以吃过午饭我无视了正明晃晃挂在青天上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磨着舅舅赶紧出发。最宽我们的小舅舅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我和姐姐,直奔老舅婆家荔枝园。其实荔枝大都早早摘收完毕,园子里那几树红艳艳的荔枝缀在一片青绿之中就显得尤为惹眼。那是老舅婆专门为我们留着的——她总是惦记着她最宠爱的小舅舅,而小舅舅总是惦记我们姐妹两馋猫。

荔枝园的对面,正是老舅婆他们家的农田。老舅婆生性勤劳,凡事都比人家早行一步。别人家的稻田里还是青青黄黄,他们的稻子已是黄澄澄金灿灿的一片,饱满而又圆润的稻粒挂在穗子上,坠得穗子弯成了一个完美的弧形。这是对主人一季辛劳最好最实在的奖赏。夏日里微醺的风吹过,沉甸甸的稻穗也只是沉稳地轻轻摇晃着,再不像青葱岁月里那样手舞足蹈翻腾起一阵阵波浪,互相追逐着涌向远方。日头泼下大片大片耀眼金光,农田被染成浓墨重彩的油画。

我坐在荔枝树下看过去,目光几乎被那厚重的油彩烫到了。待仔细一看,那幅油画上居然有几个移动的身影。原来是老舅婆一家人收割稻子来了。滚烫的日头下,老老少少一家三代人,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套破旧旧长衣长裤,就是他们最有效的防晒装备。大人们弓着身子,仿佛在向孕育出如此饱满谷子的土地鞠躬,然后举起手中雪亮的镰刀,举行某个庄重的仪式似的,轻轻一划拉,一排排稻子就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动作整齐一致。两个小孩子也没闲着,他们负责把这一排排稻子一捆一捆抱到田边儿,长得还挺秀气的表舅舅呆地看着她大声指挥着孩子把稻子放到打谷机上。她嗓门真是大,一点儿都不温柔,声音硬邦邦地在田地里传播开去,从田地这一头到另一头,我怀疑田边池塘水面上那一圈圈涟漪就是她的声音砸出来的。她用力地踩打谷机,那动作也真是不温柔,带着几分女汉子的干脆利落甚至粗鲁,“乒乓,乒乓!”一声声闷闷敲碎了我小小心灵里对江

老房子刷刷墙,焕然一新。准备搬进去时,蚂蚁军团出现。若能听到它们行军的脚步,定是整齐划一的气壮山河。

老房空置一年多,我们也就未住进去。厨房尚缺油盐酱醋,没有遗失的饭粒,残缺的菜叶,忘擦的汤汁,没有人间烟火,它们奔何而来?

蚂蚁顺着瓷砖缝列队,从上至下,从右墙顶上千里迢迢往左墙下的柜子迁徙。我拿了抹布,按它们的线路,一路镇压过去。我想我把气味也抹干净了吧。不,第二天,它们又出现了,还是原线路。再灭。这次火攻,点火枪一路烧过去,气味该彻底没有了吧。第三天,它们又来了,更多了,还是老路,呈前仆后继,后劲十足之势。

它们没有进入柜子,只是取道柜子外沿,然后又沿墙角往上攀爬而去,钻进天花板墙角细缝,它们走了个“工”字形。蚂蚁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它们的智慧倒一直没有长进,不知道找捷径,总是曲曲折折行进。当然,这只是我这个人人类自己的想法,谁能洞察一只蚂蚁的想法。

后来我们搬进去后,我更加不愿意蚂蚁这么大摇大摆出现在视线里。这是自然,在人类的领地里,不管是蚂蚁,还是壁虎,蜘蛛,不管好坏,统统不要出现。即便有,也必须躲在隐秘的角落,在暗夜里行动,在人类的盲点处偷偷行事。再大点的若不能做成美味吃,那只能呆在动物园。

人们有时说像捻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灭一只蚂蚁当然容易,但一群,一窝,变成一种源源不断的力量,似微薄实强大,能怎么办呢。

蚂蚁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几天,在我以为人类取

南女子如水温柔的憧憬。不过,随着那一声声闷响,圆滚滚的稻子就像一条金色的小溪流啦啦啦啦地从出口淌进了下面的麻袋里。我心里的一点点遗憾就被丰收的雀跃代替了。表舅舅则把装满了稻子的麻袋扎紧口子,扛到田埂上,准备明天再扛到晒谷场。金色的阳光把一张张藏在草帽下的脸熏成了酱红色,晶莹的汗珠在酱红的脸上流淌成一条条小溪。或许是汗水刺痛了眼睛,我看见表舅妈不时用胳膊肘蹭一蹭眼角处,于是袖子上的灰就抹到了脸上,仿佛京剧脸谱里的油彩。我还看见那个年纪比我小的孩子,红彤彤的小脸蛋抹得比大花猫还要搞笑,只是那双汗水浸湿后的眼睛亮得惊人,仿佛漫天金色阳光落进里面去了。

荔枝树下的三个人坐不住了,我们蹭过去兴致勃勃想大显身手,老舅婆笑道:“快到田埂上坐别再弄得浑身痒痒。”她到底拗不过我们的满腔好奇心,只好让我们试试。我一心想显摆自己的能干,把袖子挽得老高,一俯身抱起一大捆稻子,不成想两趟走下来,手上就长满了红疙瘩,痒得难受,咸涩的汗水流进眼睛里,又逼出更为咸涩的泪水。只得悻悻地停了手,洗洗刷刷重新狼狽地缩回荔枝树下吃荔枝去了。小舅舅告诉我们,明天,老舅婆他们还要把这几十麻袋稻谷搬到晒谷场,利用六月里毒辣辣的阳光晒干。晒谷子也算得上是一场硬战,谷子在地上晒着,人的一颗心就总在那里系着,什么时候要去翻一翻谷子,什么时候要去赶一赶麻雀,心里都要有个数。六月里雷雨多,碰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更是忙着抢救,大家又是一派人仰马翻。晒个三四天,谷子才可以入仓,而后才有送我们家的那些雪白晶莹的新米,才有那一锅香喷喷的新米粥。话说那粥是真的香啊,我一口气可以喝上三碗。只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它来得这样不容易罢了。

许多年过去了,那一场壮举般的夏收一直烙在我心底最深处,每到盛夏,所有空旷处都被脸色黝黑的农民用手中美楼画成一幅大写意的轴卷,那些在阳光里神采飞扬的金色稻谷,轻而易举地将我这段藏得最深的记忆勾引出来。诚然现在收割机让夏收轻松了许多,但我深深知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农事,所谓的轻松实际上仍然是很不轻松的。

那一年的夏收,教会了我许多,包括怀着一颗虔敬的心,敬畏粮食,敬畏人生。

【风情万种】

蚂蚁们

□文卿

得胜利的时候,它们又出现了,在厨房的另一个地方,从天花板与墙壁瓷砖缝爬出来。猛一看到,我竟有一种狭路相逢之感。这次,蚂蚁战术也发生变化。它们不整个军团出来,只是小分队分批出巡,中间隔了一段,有时只是一两只,似乎是巡逻兵。这样对峙了几天,我也换了方法,断其后路。我叫丈夫拿玻璃胶将瓷砖与天花板的缝隙填住,封住任何可疑的细缝。

人类是多么小覬其他生物,更别提这么微不足道的蚂蚁了。我们的自大在微小生物面前成倍放大。但蚂蚁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幽灵一样。它们还是出现了,源源不断。有一天,我竟然还梦见了它们,梦里蚂蚁们还是小小的,黑压压,一大片一大片,比大漠还大,比大海还大,它们不断变换着队形,我想就看清,却发现并不是蚂蚁,是人群,人头攒动,挤挤压压,像蚂蚁一样渺小而卑微。如电影镜头突然拉近的特写,人群里竟然有我。那看着我是谁。我猛地醒了。

我去买了蚂蚁药。丈夫问是什么?“蚂蚁药”三个字在我唇边又生生咽下去了。谨慎为上,听说老鼠听得懂人类的语言,那么谁能保证蚂蚁不会被解“蚂蚁药”是毒杀它们的符号?我摇摇头,用动作比划。就算这样,蚂蚁药也失效了。蚂蚁在生存的路上步行奔波着,我冷眼旁观着。

我们能和平相处吗?不能。当人类一步一步进化

主题:

温馨岛

蓝蓝在单位里是个人人羡慕的幸福儿。这不,生完孩子都不用她操心。婆婆妈妈争着带,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啊。

可蓝蓝并不轻松,内心总有一股摆不平的烦恼。你说坐月子吧,母亲自认为蓝蓝吃惯了她做的菜,坚持让蓝蓝回家安心享受她无微不至的关照。问题是蓝蓝的夫君也是独生子。婆婆退休后无所事事,本以为可以全力抱孙,尽享儿孙之福了。碍于情面,婆婆答应让蓝蓝回娘家坐月子。婆婆很自觉,每天都要带来上好的海鲜到蓝蓝娘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抱抱她的宝贝孙子。蓝蓝的月子过得很舒服。除了吃就是睡,剩下的事一概不用操心。单位里姐妹都跟她开玩笑,人家请个月嫂还得花几万,你倒好,婆婆妈妈争着做,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出月之后,考虑到双方父母的感受,蓝蓝小两口做出决定,周一至周五孩子由婆婆带,周六周日两天小两口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也当是给婆婆放个假。

忙了一个月的蓝蓝妈,突然间家里又安静下来了,那是N多的不适应啊。

【一缕温馨】

不舍的爱

□雪玲珑

她每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距离周末还有几天,几天。于是又开始买这买那的为女儿女婿回家做准备。不管刮风下雨,周末周日这两天,孙子是她的,女儿女婿也是她的。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蓝蓝妈并不这么想。从小到大,她没让蓝蓝动手洗过一件衣服,没让她做过一次家务活。捧在手心怕掉,含在嘴里怕化。蓝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独苗苗。但她绝对是个孝顺的孩子。高考时,以她的分数可以任选几所重点大学,但为了方便母亲来返于校,蓝蓝选择了一所离家最近的大学。谈朋友时,蓝蓝选择的对象是她高中时的同学。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男方是本地人。母亲最担心的是她结婚后远走高飞。毕业后蓝蓝本可以留在人人羡慕的大城市工作,当蓝蓝要求调回这个生养她的小县城时,经办人一路给她开绿灯,但留下的表情却是满脸的疑惑。结婚那天,当新郎新娘向父母鞠躬的那一刻,蓝蓝的父母泪崩了,面对父母满脸的泪水和不舍,蓝蓝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任化妆师几次补妆都无济于事。本是喜气洋洋的

椅。可是孙子只有一个。每天总有一个是空手而归的。为了避免尴尬,今天接不到孙子的明天干脆提前半小时去幼儿园守着,明天扑空的索性后天3点就等在校门口。两个阿嬷似乎暗暗地较上劲了。同来接送孩子的家长无不感叹:别人家的孩子太幸福了!幼儿园的老师忍不住给蓝蓝打了电话,园里规定下午4:30开始接小孩,你们这样早早把小孩接出去会影响到其他孩子的情绪。孩子们一看有家长来接送都会急切地盼着回家。

有这样两个妈为自己带孩子,蓝蓝确实太幸福了!可是这场接送风波似乎也让蓝蓝觉察出了火药味。此时的蓝蓝好比一个夹心面包,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让她左右为难。最后给双方定了一三五和二四六的接送规则,这场接送孩子的风波总算解决了。

忽然一夜春风来,长达三十多年的计生政策终于松口,政府开始放开二胎,并且鼓励三胎。此消息对于蓝蓝来说真是天大的利好!从此可以告别独生子的争夺纷扰。有双方这样贴心的父母宠着护着,再生一个两个都不用愁啊!

后,生物就一步一步退让,这个地球一寸一寸地让我们占领。我膨胀得不行,现在连小小的蚂蚁也容不下了。

一天晨起,蚂蚁从天花板顺沿而下,围攻了垃圾桶,从空中到陆地了。如我所愿,在我们沉睡的时候,在夜色的掩护下,它们行动着。桶里有昨晚剩下的残羹冷炙,散发隔夜气息,但即便一粒饭都是蚂蚁的狂欢节盛宴,何况不止一粒。桶里桶外,爬满辛苦的工蚁,它们失败已久,洞里的蚁后等待多时了吧。冬天渐近,它们应该用食物把蚁穴填满,静静地不动,减少新陈代谢,饿了就吃囤积的食物,等待春暖花开。我清理了垃圾,洗垃圾桶,一直保持桶的洁净,几乎把垃圾桶的功能废了。蚂蚁还是不时围着垃圾桶,无形无阵无序,让人搞不清它们究竟觊觎着什么。桌上有蜜,柜里有糖,蚂蚁们为什么不去?

我束手无策。蚂蚁就像水,就像沙,我攥紧了拳头,它们依然漏下。就像冷风,就像时间,只有它们掠过我的份。

每天早晨,我到厨房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抹布把墙角的蚂蚁搽了,搽多少算多少,跑了我也不追。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能选择妥协了。

某一天,蚂蚁不见了。第二天,还是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墙上白色瓷砖上有一个小黑点,好像动了一下,我赶紧凑上去,不是,是一小点污渍而已。

像莫名其妙出现一样,蚂蚁再次莫名其妙消失了。它们作战略性撤退了?要明年春天再见了么?我拎着没有着落的抹布,竟有些怅然。那些移动的小黑点似乎没有来过。我也从来没有胜利过。我想,最终,我们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一只蚂蚁一粒尘,仅此而已。